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8月8日
星期一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□ 美编：
编辑：颜
平莉



【书里书外】

一条大河的逆向选择

□钟倩

人生如河，滔滔流淌，河流的走向就是生长的方向。但是，很多时候，人们往往不懂得拐弯或停留，一味向前奔涌，疲倦过后极易陷入绝望。著名作家张炜沉潜五年的长篇小说《河湾》，就是一部阐述人生该如何拐弯的精神启示录，以主人公傅亦街和洛珈隐婚为主线，串联起两个家族的神秘往事，以及身边朋友的情感困惑、精神困境，关涉历史与现实、道德与良知、痛苦与理想。他以绵密而诗意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现代人生存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，愈发彰显向内探索的向度和忧世忧思的情怀。

如果系统地读过张炜的文学作品，就不难发现，《河湾》具有某种精神的延展性：《古船》里的隋抱朴，《独药师》里的季昨非，《艾约堡秘史》里的淳于宝册，再到《河湾》里的傅亦街，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倔强而孤独的灵魂，体现作者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追求。当然，傅亦街身上的矛盾更加凸显，同时他也负载着新的使命——以第三代人的视角回望历史细节和爱情纠葛，堪称“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”。他和洛珈是大学同学，在校园干草垛上一见钟情，为了使爱情保鲜进行隐婚，效仿萨特和波伏娃的婚姻模式，开启一场两性试验。他在机关工作，赢得女上司的青睐，获得晋升副局长的机会；洛珈同样优秀，转战金融和经济领域。看似同向而行，两人却渐行渐远。洛珈指使苟全法网络攻击狸金集团事故目击者，也就是保洁员耿杨，傅亦街彻底失望，与其分道扬镳。

在我看来，《河湾》是隐藏在作者心底的一座葡萄园，既有浪漫的爱情，也有冷酷的现实，还有静默的自然，背后是对生态保护和网络时代的双重隐忧，处处体现人文关怀，释放人性光芒。爱情的书写从来都是无比艰难的，但在张炜笔下，爱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字里行间涌动着生命的激情和悲悯。

纵深到历史肌理和沟壑，又转身回到当下现实生活，不得不感叹作者的思维力和驾驭力。深挖过去，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当下，傅亦街身边朋友们的生存困境，女上司、老科长、同事生生、圆圆、女体工队员、余之锷夫妇、富豪德雷令、何典、歌手小木澜等，亦是一种镜鉴关系。故事的展开，以余之锷、苏步慧夫妇为圆心，因厌倦刻板的机关生活，他们辞职经商开旅游公司，后来，接手一处河湾，却发现河湾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，首先要直面山地“秃斑”问题，就在倾力解决之际，突然闯入的歌手小木澜打破了这里的安宁，与苏步慧激情过后消失，她有了心结，抑郁而死，余之锷离开伤心之地，傅亦街做出大胆的决定：放弃副局长职位，去接手河湾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，河湾是谁的桃花源？又是谁的乌托邦？抑或说，河湾是现代人的瓦尔登湖？其实，这些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的安宁，做个独立思考 and 远离尘嚣的“异人”，“异人是拥有自我的人，他们不在潮流之外，也不在潮流之中，而在潮流之上”，又如何典所说，“一个人哪，也许不需要那么多宏图大志，只要让这一生对得起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了。”全书开篇讲述朋友燕冲画的《访高图》，和孤单的草寮，文中又多次重复，在于强调高尚品格、高洁情操。作者的苦心孤诣在于一种唤醒，当信息潮涌让人喘不过气，当魔器（即手机）整日呼叫不停，

人生这条大河是时候该拐弯了。当然，作者势必拥有深切的痛感，才会把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，引人共鸣。“我对某些地方不践约的无耻和无赖早已习惯”“我是从流浪之路上走来的一个少年和青年，一无所有，唯靠荒野”，亦街接手河湾冥冥中也是一种必然。

“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条河，到时候就得拐弯。”所谓拐弯，是逆向选择，何尝不是一种退却或守拙？作者一再警惕的是拐弯后的自我重建。余之锷夫妇在河湾，之所以悲剧告终，源自自爱的倒置。“爱，这是最不好对付的东西，超低温保存也不行。爱不是冻虾，零下四十摄氏度也无济于事。这个至难之物，像何典面对几十年的籀字那样苦苦研究。”当初他们来到河湾，完全是被崭新的生活所诱惑，到头来却跌入另一个宿命：凿山。作者有个鲜活的比喻，把女人的心灵比作小齿轮，“这类似于一次物理损伤，比如跌碎的瓷器：修复者无比精密地黏合如初，但已经是重新整合的一件物品了。”因为，“谁都不能修复心灵内部，那里密密麻麻的齿轮太复杂了。”哀莫大于心死，同样，爱的流失也会导致心衰，苏步慧以为能从小木澜那里寻到治疗心魔的大药，到头来却是毒药。余之锷在妻子死后离开河湾，不是恐惧于她的脚步声又回来了，而是内心的一部分也跟着死了。傅亦街选择回到河湾，本来打算与洛珈一起，“两条人生的河流合而为一，一直流淌至此，也该自然而然地拐弯了。”然而，物是人非，洛珈不再是“异人”，那个有着血海深仇、与继父反目质询历史的公主，沦为满不在乎的女王，无视欺辱，底线失守，亦街出走河湾是最后的退守。此外，河湾还有另一重深意，只有回到自然的怀抱，才能真正找寻到生命的安宁，才有可能找寻到做个异人的环境。如作者的肺腑之言，“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和累叠的欲望的世界，各种欲望。这是一架大功率的粉碎机，它借助人性的特征，就像遇到了一堆干柴，很容易就把它打成了粉末。既然是一棵草，我们还是浸到水中，比如河湾那样的地方吧，这样就不太好粉碎了，因为变良了。”良，代表着山，寓意山的谦卑和坚毅，使人看见自己的骄傲和自大。

“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/只想成为一棵树/为岁月而成长，不伤害任何人。”一条大河的逆向选择，对应一个人的精神回归。作者摒弃全知全能视角，以“不着痕迹”的谋篇布局和“不着一字”的苦难书写，体现时代对人的可能性、复杂性的塑造和延展，包括对所有创造者、失意者人格尊严的呵护，从而赓续传统文化血脉，传递儒学正道，关切人间疾苦，慰藉芸芸众生。由《访高图》使人联想到“孟子四圣说”，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”回到小说中，很容易找到对应的人。傅亦街对狸金集团事故目击者耿杨的保护，亦街父亲到死仍在寻找“仁公”的壮举，洛珈继父临终之际依然申诉的坚守，这些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种种努力，毋宁说是如何做君子。所以，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还是读书和做学问，“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”，以读书和独处应对外在喧嚣，以足够的勇气守住“异”的特质和爱的希望，这无疑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最昂贵也最珍稀的药方。或许，那样的环境中，才产生真正的“河湾”，清洁、美丽，永远是生长，总能抵达永恒。

【行走人生】

涂一时之快鸭

□孙道荣

坐在车里等人，无趣。久等的人，还没有来。车窗外，是车流人流，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。忽然发现，车窗慢慢地模糊了。内外的温差，使车窗上凝了一层水雾。用手指划拉，呈一直线；又一划拉，呈一曲线；再往里一勾，空白处点两个点，咦，呈一张脸。这有趣啊！画几道波纹，这是水流；绕圈画几个连在一起的半圆，此乃花朵；最上方画几个不规则的椭圆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云朵吗？

兴致陡生，继续涂鸦。画鸟，画狗，画一颗心，画一颗碎裂的心。很快，一面窗玻璃，就被我涂鸦得不成样子了。被画过的玻璃上，水汽沿着笔画的边缘，往下淋，成泪眼状。换个座位，换一面干净的车窗玻璃，接着涂鸦，无有章法，随心所欲。

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的时候，整个车子的窗玻璃上，都是我的涂鸦。他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但他觉察出了车里的雾气挡住了视线，遂打开空调，除雾。不一会儿，车窗上的雾气，还有我那些涂鸦，全都蒸发了。车窗再一次干净，透亮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涂鸦，就是这么痛快！

小时候在农村，能玩的东西只有树枝、泥巴和瓦片。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，就玩一种抓瓦片的游戏。谁的瓦片输光了，就没得玩了，只能在一旁，看别人玩。手巧而快的人，每玩必赢，口袋里总是装满了瓦片——自己的和赢来的，这个人，后来成了村里的泥瓦匠，村里的房子，差不多都是他亲手盖的；手拙而慢的人，好不容易弄来的瓦片输光了，就拿根树枝在一边的地上涂鸦，画一个山头，画一棵大树；或者干脆拿身边正在玩瓦片的小伙伴们做模特，画手、画脸、画人、画房子，画得不像，脚在地上来回一抹，就又成一块干净的地了，继续涂鸦呗。这个人后来城里打工，先在工地上帮人搬砖，后来送快递，再后来开了自己的装潢公司。我觉得他们都是我们村里有出息的人。

我们在涂鸦的时候，也在有意无意地在人生的白纸上，涂抹着自己的生活。

我的身上，没什么艺术细胞，但我喜欢涂鸦。以前用笔写作时，写着写着，忽然卡壳了，写不下去了，拿着笔，不知如何下笔。索性不写了。不写文章了，笔不能闲着啊，纸不能白着啊，我就涂鸦。画一个四不像的动物，或者画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像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像一个第一次拿笔的幼儿，心随手，手随笔，笔随尖，在纸上来来回回地画着直线、曲线、抛物线，直到将整张白纸画成了沧桑的大花脸。有时候涂着涂着，忽然灵感又冒出来了，赶紧重新拿一张白纸，规规矩矩写我的文章去。我以为前者叫涂鸦，后者叫写作，其实都一样，都是心灵的涂鸦，在一张白纸上，或自己的人生路上，留下那么一点印记。

涂鸦几乎都是随意的，即兴的。在等公交车的时候，如果手头正好能找一截小树枝，或一根雪糕棍，我就愿意拿起它们，在地上涂几笔；在小面馆等我的一碗片儿川的时候，如果我面前的桌子上，正好有几滴水，我喜欢用手指蘸着水滴，在面馆的小桌子上，涂出某个图案，然后，看着它慢慢变干，消失不见——我的片儿川恰好端上了桌；开会的时候，尤其是那种你本可以不参加却又不得不参加的会议时，他们肯定准备了纸和笔，让你记下坐在主席台上的人讲的话，我没兴趣记下那些废话，我更愿意一刻不停地用他们的笔在他们的纸上，信手涂鸦，直到将他们给我准备的两张白纸，全都涂满。那些杂乱的线条，可能与某人说的话一样，无趣，也无意义。

我的涂鸦，没有任何目的，自然也不会像纽约地铁站内的涂鸦一样成为艺术。但它是彼时的心情，也算得上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一个人，不可能总是绷着脸和心情过日子，那太累了，涂鸦是另一种态度，也是另一类生活方式。涂鸦嘛，涂的和图的，就是一时之快呀。